



八点半的早餐店

◎夏新建

“老板，来一笼蒸饺，一碗豆浆，一根油条，在这儿吃。”“好嘞！来啰！”

“我要两只火饺，一个荠菜包子，一个蛋饼，带走。”“没问题，一会儿就好。”

濠北路的这家早餐店，生意火爆，美团的订单声，一个接一个，停不下来。

五六位师傅，炸油条、下面条、包包子，抑或接单打包外卖，操作间里热气腾腾，烟雾弥漫，这样的烟火气，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中显得格外暖心动人。

小店的早餐品种不下50个：咸蛋黄糯米烧卖、鸡杂汤面、炸酱面、葱香油条、上海生煎包、黑芝麻馒头、玉米棒、咸蛋黄肉松青团、蛋饼、桂花白糖方糕、韭菜饼、扬州三丁包、虾籽拌面，吃一个星期绝对不重样。

最近几年，我的早餐大多在这里解决，以前门面小，堂食没几个座位，现在换了个大一点的店面，堂食更方便，但外卖还是占了销售的大半江山。

“老板，133号好了没？快点，来不及了！”一位穿着蓝色“饿了么”上衣的快递小哥隔着早餐店的玻璃窗口大声喊。

“不要催，正在做，一个个来。”一位点心师傅在里面回应道，手上正在按订单一个个打着包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“不是我催，是客户急呀，一直在催！”蓝衣小哥提高了嗓门，大声喝道。

“你越催越慢，我也没办法！”师傅似乎有些力不从心。

“怎么说话呢？你什么态度？”“大嗓门”好像有些上火，“什么叫越催越慢？你对我们就这个态度。你对顾客也会这样吗？”店面不算大，“大嗓门”的声音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。

“不要吵了，大家都不容易。”一位顾客在旁边劝说道。

“好了，好了。133号好了。”“大嗓门”拿到外卖早点，赶紧冲出门去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“师傅，我的呢？我都等了半个小时了，120号好了吗？”一位身材高大，穿着黄色美团上衣的外卖小哥也大声催促道。

“120号？我来找找，可能忘了做了，我来做！”操作间内，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在那儿快速翻着一大堆订单。

刚过了两分钟。“大姐，120号呢？好了吗？我都等了35分钟了。”“大个子”直接跑进操作间质问起来。

“赶紧出去，你在这儿，我们怎么干活？马上就好。”面点师傅抓住他的肩膀，把他推了出去。

“客人8点不到就下单了，这么久还没好，怎么办呢？又要被投诉了。”“大个子”急得团团转。

又过了两分钟，120号单终于配制完成，“大个子”抓起袋子，头也不回夺门而去。

我迅速吃完了早点，喝完豆浆。走出店门，看到外面的外卖小哥排成了小长队。尽管刚才两位外卖小哥有些急躁，但这也是我听到的最动听的吵闹声。

真好，在2023年1月18日，腊月廿七的清晨8点30分，疫情防控放开一个多月的日子里，熟悉的忙碌又回来了。



唐闸古镇

◎杨霄

唐闸又叫唐家闸，我的家就在杨家湾汽车站运河对面河东新村里第一排楼房，一个当时还算比较新的居民楼。

那时的杨家湾是个总站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公交车只有1路，每次从城里坐车回唐闸，到了杨家湾车站，总能看到站在三楼阳台等我的奶奶，招招手她也能看见。我才5岁的时候，个子都够不到阳台栏杆，就透过阳台上白墙的格子洞蹲在那里，看运河上来来往往的船只，有运送煤炭的，有运送棉花的，各类人员忙忙碌碌，江鸥就从这些船只间穿梭，它们时而高飞，时而俯冲下河抓鱼，自由自在。

唐闸水运交通方便，张謇创办纱厂时选为厂址。从1895年大生纱厂建厂始，后又建立与纱厂相配套的一系列企业，至20世

纪初，唐闸逐步成为新兴的工业城镇。当年唐闸一片繁荣，是世人瞩目的城镇，爷爷经常叫它“小上海”。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写的《中国城市建设史》中这样描述的：“唐闸形成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工业区，工厂外围面向运河的一段，留有空地建成以两层商店为主的商业街，支河与工厂之间空地建有仓库堆栈，工人住宅区则建于工厂附近，多系砖木结构平房。运河的另一侧设有唐闸公园。”张謇生前曾计划把桃坞路至唐闸一线设厂建店，联系起来，作为地方自治的样板。因此，以通扬运河所维系的与之相隔十余里的唐闸工业区，从另一侧面展示其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光辉。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沧桑，唐闸的地位有所削弱，但它还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织工业基

地，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，产业优势明显。

如今的唐闸，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前来，古镇对远道而来的老人给予了更多贴心的关怀，轮椅的租赁服务，每个路口保安都会搭把手搀扶，让久没有回“家”的爷爷奶奶也倍感亲切。唐闸是爷爷奶奶的出生地，爷爷是整个唐闸唯一考上工程系的大学生。

爸爸说，小时候进城没有交通工具的，都是靠步行，春游秋游，小朋友们便排队走着去，必经之路是通扬运河旁边的城闸路。如今，这条通往唐闸的路也整修一新。一天晨跑，我从家里往唐闸古镇跑，沿着这条路竟没有一丝疲累，一边跑一边想着爸爸经过这条路时候的幸福感，似乎一起穿越时空，那感觉奇妙极了，这条路承载了两代人的快乐。

潜光隐耀 初写黄庭

——沈耀初大写意花鸟画管窥

◎俞百圣

沈耀初(1907—1990)，世居福建漳州诏安县城南士渡乡，故晚年自号士渡人。幼喜丹青，发蒙于地方画家沈镜湖。辗转求学于多所学校，学无所获，最后考入汕头艺术师范学校，毕业后返乡从教。1948年秋，沈耀初受友人之邀，渡海去台湾采风，不料，局势突变，滞留台湾逾卅年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沈耀初的画悬于裱画铺板壁，被台湾《美术学报》主编姚梦谷瞥见，大加赞赏，遂鼎力举荐。随之，荣誉纷至沓来：沈耀初被台湾画学会授予最高荣誉“金爵奖”，不久，又遴选其为“台湾当代十大美术家”。1986年，年近耄耋的沈耀初，携带所有作品回归祖籍，并于1990年在诏安县城斥资新建“沈耀初美术馆”。同年，沈耀初溘然长逝，长眠于故里。沈耀初自台湾回归后，大陆美术界对其多有介绍，其松动随意、不假修饰之画风，对大陆青年画者多有影响。2022年11月中旬，沈耀初个展于南通博物苑举行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遂欣然前往，一探虚实。

甫入展厅，但觉笔歌墨舞，清风拂面，一片生机：鸡鸭鹅，猪猫狗，翡翠瓦雀鸂鶒鸣。鹰隼，雄视

万里。仙鹤，闲庭信步。鳜鱼锦鲤，放浪追逐。山君蹲坐，张开了血盆大口。狸猫环伺，伺机对燕雀下手……但见家畜家禽，携儿带女，其乐融融；珍禽异兽，神出鬼没，难窥真容。“远观其势，近取其质”。中国画观照自然之方式，既需远观，又要近察。远观要在宏观全局，弄清其来龙去脉；近察旨在微观探真，知其所以然。以宏观而论，沈耀初绘画属文人大写意范畴，其早期受岭南画派影响，后期则取法吴昌硕、齐白石为多，又觊窥朱耷，关注生活，瓜熟蒂落，正变而出；以微观而论，沈耀初以写碑之秃笔，粗率堆叠之笔线，会心感物，状物造境。

论者以为，中国画之核心在于笔墨，笔墨之核心是线条，线条之核心是笔法。沈耀初花鸟画之价值，不在人人可视之题材，而在顿挫堆叠之笔法，这种亦进亦退、欲说还休之笔法，一如辞章之重章叠句，看似重复，实是递进，是强调——强化笔墨结构，与传统经典大写意语言拉开了距离。理论之说辞是枯燥乏味的，我们来赏读几帧沈耀初花鸟画精品：

《桃都天鸡》，金鸡迎面独立于桃都神山之巅，有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之势。金鸡左倾欲倒，以右上一日化险之。红日不见俗套之彤红，

而以赭黄代之，盖突显鸡冠之艳也。松动爽快的粗笔表象之下，却是惊警细微之偏差，有天风浩荡、朝曦冥晦之妙，此得道之作也。《鳜鱼与芦虾》，鳜鱼气势汹汹，凌空而至，芦虾双钳大张，奋勇迎敌。鳜鱼之外强中干，芦虾之不畏强暴，已跃然纸上。一鱼一虾，一上一下，一大一小，一强一弱之戏剧冲突，展现于盈尺小品之间。鱼虾世界，弱肉强食，乃人间世象之揭橥。识者惊呼：鱼虾圣手若白石翁，亦未见如此妙构也。

沈耀初由籍籍无名之乡村教师，曜升至艺术大家，实非偶然：国家不幸诗家幸，篱下绝壑皆画图。台海对峙，隔海眺望故乡，乡愁诉衷肠。于是，诗人画家轮番登场，有余光中之《乡愁》，有沈耀初之大写意花鸟……此千载难逢之“天时”也；植根民族沃土，方有累累硕果。勿跟风东洋，勿膜拜西洋，坚持一个中国，固守民族立场，弘扬传统文化，可谓“地利”也；天公重抖擞，天才代代有。伯乐之有无乃社会公平正义之标尺。你若有才，全世界为你喝彩；你若无才，供在庙里亦无人理睬。沈耀初狷狂而多才，姚梦谷自然为其摇旗呐喊。此乃“人和”也。

兵家制胜，天时地利人和；画家有成，人和地利天时。此千古定律！

城市之光

◎陈伟

